

虞
初
新
志

廣初新志卷之十六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滅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澄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氷柱。

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

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升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字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

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嗽咽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

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腸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石湖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踰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

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
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
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
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
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點勝我。開
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
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
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
甫之五日。苦日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

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千無
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之云。
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
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絲瘞之。解後。鸚鵡忽
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
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
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

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靨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中。鳥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

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
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
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
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
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黥面赤髭者爲我。
洩憤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
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

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嫗鵲姁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太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
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潯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
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
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
齶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
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
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
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
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

人。毋。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
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
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殺。
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
投。悉。盡。武。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杅。盃。盤。
盞。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
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
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墻。戶。以。避。
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

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

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瞞

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刻。矜傲慢公卿如觀變。
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
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
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
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
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閭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
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
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燂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

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祆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是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

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紉襖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賜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盡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

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
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間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
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
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
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
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
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
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

談人聞聞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廁雷隨入礮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悸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靈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

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遠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臧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
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
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臨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筴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猊。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

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
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
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
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
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
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
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
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
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長洲周汝珣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簷負鋤。與人御夫之流。恣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旣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予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荅汝珣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涪州 朱起鳳 纂庭

李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
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
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
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
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
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
對林一小陀似問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
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

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
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
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
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
凡九。城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
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
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
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

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問之尺綃繡經而唐微
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滯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
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
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
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
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遷市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珙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

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錫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蠶孟粥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嘗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溪。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陽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梯爲。

記采樹藥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
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
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
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
至。乏食。垢衣。敝襪。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
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
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
之所。卽甚湫隘。囂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
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輾轉不。

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撓心。能致然耳。嘗遠
遊。遇肱僦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
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
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
雅如此。羣居未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
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
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
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僅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
句力弘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

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
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
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
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
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
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
已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
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糲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

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
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刻。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
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
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
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臧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欸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噴急。索畫曰尚未欸。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人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

六。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
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
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
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
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
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
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書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
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書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 去於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覘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後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

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界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

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滿立
化甘泉。可無病渴。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
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
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
各歎服而去。嚮鐵者言。闕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
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
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
使所賞識。頗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
固自有時哉。



張山來曰既是神禹時物不識禹飛使人何以知
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
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
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
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
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
心畫心通。固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
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
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

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瞽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爲瞽于目故專于心想亦理當然耳○予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爲瞽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瞽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于此以供談柄

李公起傳

周亮工 藏齋

李公起名峻。邳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孽。雖孽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計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嘔。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游暑。弗倦也。既韓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集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

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
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
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階庭。舍旁有斐園。竹波
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旣寧澹。好學之外。嗜
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
興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
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
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記吳六奇將軍事

鍾 珍

上 馬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
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
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
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
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
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
敝衣楊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
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

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懼。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

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會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山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背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提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

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屨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
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航遊盧雉。
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
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
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
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
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
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
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俟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苟假奇以遊剗三十道。先往馳論。散給羣衆。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

供帳舟輿俱極腴。偕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輅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李先生辱臨。糜巧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有年。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

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宋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
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閱姓氏十餘人以孝
廉以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
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
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
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
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
以此眷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
園林塢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

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忌查君之德。尤可謂覺然足音矣。

廣初新志卷之十七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頽白者自稱嵯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旣寤卽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嘔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

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九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
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爲觀風所拔士
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
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
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嘔符二道
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賚
公文詣廟焚之歸卽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憊骨節有
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堂傳袁
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

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旣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

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
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
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惘恍難信而樞親見
之于城市中城隍日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
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洙泗外鮮與此盛今以其移
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
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
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壘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
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升大家撒

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
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閩孝子傳

吳晉介茲

閩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慥。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其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漫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慥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

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

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鑿。不可却。安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詣朝藥。忽逆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鑿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間。

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慝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慝。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慝哉。今世之不粗慝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

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
謂耶

人觚

鈕琇玉樵

熊公廷弼。嘗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
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
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
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
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
游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譜。皆其所撰。浮薄子
第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計之事。
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

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踖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

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米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馔。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覲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母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

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計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
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
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
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求解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
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
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
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

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於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應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塲薛欲驗婦語。遂入塲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

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

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觚

鉏璫玉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

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宐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嚥。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歎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詬其妾。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

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涓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詭。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閣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

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敬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畫牆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

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闔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屈。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啓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

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鉤足千古。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

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聞館。絕遠羣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畱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訖。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淪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旣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

睨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
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
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嬾人取
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
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
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
蚤已避去。其室聞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
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

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旣被譴驅。無庸畱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
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
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
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
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
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
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
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聞之。徐曰。

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風愆。仍還仙秩。

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名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

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旣。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

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瞬。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出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

真妄習褻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旣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

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則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

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畱一封謝黃。黃曰。使
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
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
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
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
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
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
言。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
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昇

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笞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陰行善事。媿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自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吳江鉅 琇玉樵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鵲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鵲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

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
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
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
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
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括者。然少年隅坐。橫洞
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鐺。童
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
鞋。邪立搖櫂。外面舵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
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

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墮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

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醺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

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

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盡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愬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淳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

得食擔其釜甑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
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
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
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
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卽至矣婦怒曰龍
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回舊路覓姑午
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
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握口出土
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偻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

噬。投擔委衣。殘齒狼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叢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隼。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

雷獵人惡其猛。執弓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髓俱見。趯然

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旣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慎乎。

張山來曰。若蝦蟆不復化去。則尤勝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



伯祥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而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

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
煩名捕喚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
老公乎婦而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
裙襍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
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
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
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
急置母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此猪敢爾賊發五
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

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旃旆。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殺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張山來曰。名捕捕賊。尚不足奇妙。在名捕之婦有。此手段。真可敬也。○想見此婦火炕上搏老公時。

必有異乎人者一笑

卷下 終